

T 5424/3221

4

問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曰上不驕  
天不怨天下不尤人非不得于人  
不尤人蓋正己而不求于人則無  
人而不自得自然天可怨無人可  
尤何也在上位而陵下下之人未  
人未必肯甘乎陵在下位而接上  
上之人未必肯喜其接安得一一如  
意安得不怨天走人惟在上位不  
陵下我正己于上無所求于下  
下自不見下之人有所拂意于我  
何所怨于下在下位不接上我正  
己于下無所求于上

問上不然天下不尤人曰上不然  
天不然天下不尤人非不得于人  
不尤人蓋正已而不求于人則無入而不自得自然無  
天可怨無人可尤何也在上位而陵下下之人未  
人未必皆甘于陵在下位而援上上之人未  
必皆喜其援安得一一如意安得不然天尤  
人惟在上位不陵下我正已于上無所求于  
下自不見下之人有所拂意于我何所怨于  
下在下位不援上我正已于下無所求于上

怨天非不得于

自不見上之人有所拂意于我何所怨于上  
 上焉若天之于我皆順而無逆自然無天可  
 怨下焉若人之于我皆是而無非自然無人  
 可尤又何入而不自得哉當此之時自君子  
 視之若我之所遇與小人異自它人視之亦  
 若君子之所遇與小人異不知非君子所遇  
 與小人異乃君子正已而不求于人與小人  
 異也

人到得意時每囂然自以為功多不肯言命到  
 失意時輒歸咎于命又不肯惕然引咎反求  
 諸其身是命之一字徒為小人行險者之口  
 實耳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  
 其身夫惟失諸正鵠之時能反求諸身然後  
 謂之居易以俟命

問居易俟命行險徼幸曰素位不願外便是居  
 易不素位而願外便是行險非素位不願外  
 之外別有居易功夫故用故字命如吉凶禍  
 福之類如吉凶禍福是命素位不願外便是

居易居易便有吉道福道在天下又未有因  
吉道福道在我遂抗命以求吉求福之理吉  
焉惟命凶焉亦惟命只得靜以俟之此是自  
然道理若不素位而願外便是行險行險便  
有凶道禍道在天下未有有凶道禍道而不  
罹于凶禍之理即不然而吉焉福焉亦徼幸  
耳非吉與福之常也徼幸二字真令人可畏  
可危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吾儒  
自有吾儒之高遠吾儒之卑近異端自有異  
端之高遠異端之卑近今學者多以高遠歸  
異端以卑近歸吾儒豈君子之道必由吾儒  
而後可至異端耶豈吾儒只下學而不上達  
耶非孔氏之旨矣

問禪家之樂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  
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  
母其順矣乎不知禪家有此樂否

問困知勉行視生知安行遠甚何以能知之成

功則一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所以知之成功則一也此三句正是發明上文所以能一處非因勉之下復有此一等人

問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之字何所指曰此五箇之字皆指善字善即上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道理擇善固執是擇其不思而得者思之又思以至于不思而得擇其不勉而中者勉之又勉以至于不勉而中是之謂擇

善固執弗措之志弗措乎此也百倍之功百倍乎此也若不辨得之字明白縱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到底總只是外面工夫

問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曰孩提知愛稍長知敬見孺子而怵惕覩親骸而顙泚不忍齧觶之牛不屑嘍蹠之食此等去處不知由思而得由勉而中否堯舜其心至今在箇箇人心有仲尼正在此處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天地間實在道理此

君子實在學問發育萬物此發育也峻極于天此峻極也若不敦厚以崇禮而曰禮偽率天下蕩檢踰閑放縱恣肆以為真是小人而無忌憚也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曰德性對氣質說今人皆氣質用事所以喜怒哀樂不能中節尊德性者使德性用事而不為氣質勝也故曰變化氣質涵養德性尊德性由于問學道問學乃所以尊德性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新厚禮

是德性本體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是學問工夫識得本體然後可做工夫做得工夫然後可復本體此聖學所以為妙

德性乃天命之性不覩不聞無聲無臭氣原不能囿質原不能拘本是尊的只因少學問工夫所以氣質用事所以不能尊德性學者須知天命之初德性原來本尊則知學問之功不過變化氣質使尊者無失其為尊耳非矯

揉造作以拂性也。故曰率性之謂道。可見學問二字原非義外工夫。

問上律下襲曰：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一毫不肯執着，何等樣圓。故曰上律天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一毫不肯假借，又何等樣方。故曰下襲水土。

內省內字極重，內字對外字言，外省不疚，不過無惡于人，內省不疚，才能無惡于志，外省不疚，無惡于人，到底只做成箇鄉愿，內省不疚，無惡于志，才是箇真君子。

中庸一書只是說了窮理盡性以至命一句，故開口說天命之謂性，而末云至矣，至字即至命之至也。

問道德一也。中庸言道德，與論語言道德，其旨同否。至于老子五千言，亦以道德名經，又何以爲異端。曰：中庸道德字與論語道德字，微有不同。論語一書論功夫，不論本體，論見在。



不論源頭。蓋欲學者由功夫以悟本體。由見在。以覓源頭耳。此其爲慮甚遠。非故秘之而不言也。如論道是指其見在可道者而言。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異端則曰道可道。非常道。如論德是指其見在可據者而言。故曰據於德。而異端則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如此則異端之說。似又高吾儒一層矣。不知異端差處。正在本體源頭處。差不在舍功夫。而直談本體。舍見在。而直談源頭也。故子思不得已。亦直指本體源頭。以洩孔子之秘。以破異端之非。如論語論夫子之道曰忠恕而已矣。而中庸則曰忠恕違道不遠。蓋論語之論道。指其見在可道者言。中庸之論道。直指天命率性之初而言也。不然忠恕即一貫之道。而曰違道不遠。何哉。言道而直指天命率性之初。則元莫元于此也。彼異端道可道。非常道之說。真粗淺甚矣。論語論德曰據于德。

中庸則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蓋論語之論德指見在可據者言中庸之論德直合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初而言也不然為已知幾即君子之德而曰可與入德何哉言德而合于無聲無臭之初則元又莫元于此也彼異端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之說又粗淺甚矣如水一也論語指其見在如江河如池沼皆水也即如飲酒如啜茶亦皆水也而中庸則直指山下出泉原泉混混而言矣言功夫

併言本體言見在併言源頭必如此而後可以洩孔子之秘破異端之非耳若中庸不言本體源頭則異端隱微之病孰為剖決道德不經之談真足稱經于後世矣道學不為之失傳哉此中庸所以不容不作也蓋有憂也疑思錄卷三

讀論語上

問學而時習章大意曰學而時習一節已包括下文二節意在內不然所學何事然既說學

而時習之悅可以不說朋來之樂而猶繼時  
習而云者所以廣學者之量也不然惟知有  
已而不知有人矣可以不說人不知而不愠  
之君子而猶繼朋來而云者所以廣學者之  
識也不然又惟知有人而不知有已矣此孔  
門第一學問心法惟顏曾可以與此故顏淵  
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即學而時習之說  
也一日克復天下歸仁即朋來之說也為仁  
由己而由人乎哉即人不知而不愠之說也  
而大學說明明明德況民止至善又說知所先  
後則近道矣意亦如此故由明明德于天下  
說到格物由格物說到天下平又總歸於修  
身意益明拈要之學字仁字修身字總是一  
箇道理人己內外上下四方毫無滲漏此聖  
賢授受之真傳非顏曾以外諸弟子之可及  
也

問朱註解學為效先覺之所為漢儒解學為覺  
何如曰學所以求其覺也註中人性皆善而

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數語極精復其初則覺矣然必效先覺之所為而後能覺覺何容易後世學者憚于求師求友而樂于自寬自便輒曰學者覺也何必效先覺之所為不知既不效先覺之所為何以能覺此必無之理也謂學所以求其覺學然後覺則可若直解學為覺于學字說不去

效先覺之所為為字下得極妙曰為便落不得空

不學不覺不覺不學學然後覺覺然後學此夫子所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後世學者惑于異端之說又自以為一覺便了不復言學且併疑憤樂相尋之說為非若曰既樂矣何消去再憤不知既不憤矣何以見其樂可見自謂一覺便了不復言學者還非真能覺者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若是真覺自然已不得一

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自然說不得便了  
佛氏以所以能知覺運動的這箇為性故不消  
言學所以多流于放縱自恣吾儒以知覺運  
動之所以恰好的這箇為性故曰人性皆善  
所以非學則不能明善而復其初

問人不知而不愠是知我者希則我貴之意否  
曰不然人不知而不愠聖人之心如太虛然  
原不貴知亦不賤知朋來則樂人不知則亦  
不愠人知之則囂囂人不知之則亦囂囂何

等平心易氣曷嘗有絲毫憤世不平之意芥  
蒂于中總之以無心自處亦以無心處天下  
耳若知我者希則我貴我貴二字便覺傲氣  
便覺憤世不平此是借此二字以自寬慰之  
意此又愠之甚者也安得與夫子之言並論  
問學也者所以學為人也不知當從何處為曰  
在為仁又問為仁當從何處為曰在孝弟故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又曰孝弟也者其為  
仁之本與聖門學問只在根本上做不是泛

然用功

為人謀而不忠乎是就自家為師說與朋友交而不信乎是就自家與朋友說傳不習乎是就自家為弟子說為人謀人字指弟子言不是泛說為人謀吾于子思則師之矣于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王順長息是費惠公之弟子二人皆可與師子思而友顏般者不是等閑人事字就弟子事師說古人之學只有師弟朋友舍此無餘事此所以學有淵源非後世可及

古之學者必有師曾點曾參顏路顏回父子同師孔子楊時楊迪羅從彥父子師弟同師伊川蔡元定蔡沉父子同師晦菴王柏金履祥師弟同師北山呂大鈞與橫渠同年而後師橫渠沈煥與象山為友而後師象山

雖曰未學語意與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同只是決其即此是學吳註謂抑揚太過其流弊或至廢學不知雖曰乃聖賢文法非抑揚之

詞如以此為廢學則君子食無求飽節亦廢學邪

問處貧之道于人已間有辨否曰有如憐貧一也憐人之貧可自憐其貧不可樂貧一也自樂其貧可樂人之貧不可

問患不知人也如大庭廣眾中偶然相遇君子小人一時何以知之曰此不難知聞之前笑云大庭廣眾中如一人稱人善一人稱人惡則稱人善者為君子而稱人惡者為小人

稱人善一人和之一人阻之則和者為君子而阻者為小人一人稱人惡一人和之一人不答則不答者為君子而和者為小人以此觀人百不失一矣

問患不知人是患人難知否曰人難知何消說只是患我不知人耳不患妍媸難辨而患鑑之不明不能照人之妍媸不患輕重難定而患衡之不平不能稱人之輕重此患不知人正君子近裏着己之學也

問為政以德辟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問孔子生知聖人何十有五而志于學曰惟十有五而志于學乃所以為生知聖人

問從心所欲不踰矩曰只從心所欲便不踰矩若從耳目口體所欲便踰矩矣故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夫子之從心是從志學中千磨百鍊而來所以能從心所欲不踰矩若放開學字而曰從心所欲是縱心非從心也縱心所知豈有不為耳目口體引去之理豈有不踰矩從心縱心此吾儒異端之辨

問從心縱心之辨曰有心放開之謂縱無心自然之謂從

問夫子于回則終日與言于賜則予欲無言何也曰終日與言之意正予欲無言之意譬之盧扁治病欲人勿藥自不容不教人用藥是



教人用藥之意。正欲人勿藥之意也。知此則予欲無言。又安得不終日與言哉。

孔門以博約立教。是論功夫。非論本體。學者不達。遂以聞見擇識為知。故夫子不得已。又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直就人心一點靈明處。點破知字。此千古聖學之原。若聞見擇識。不過致知功夫。非便以聞見擇識為知也。故曰。知之次。知其知。知其不知。是本體。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是功

夫。譬之鏡。本明而拂拭。所以求明。非便以拂拭為明也。以拂拭為明。固不是。謂鏡本明。不必拂拭。亦不是。故聖人說出本體。正見得功。夫原非義外耳。此孔門博約之教。所以上符精一之傳也。

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故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孔子之道。一貫之道也。又曰。博文約禮。何也。蓋道有本原。功無泛用。博文原不是有心求博。

蓋所以探本窮原耳。博文約禮則本立而逢原矣。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博約一貫之說也。知知不知是良知。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致良知。故曰是知也。

老子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不知知病固也。知不知獨非病乎。必如夫子所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斯不病矣。然則知不知何以亦曰病。曰知不知令人不可知矣。故亦曰病。

子張學干祿而夫子告以祿在其中。似又教以得祿之道。或者求其故而不得。乃以天爵良貴解祿在其中。祿字又與學干祿的祿字不相蒙。不知子張學干祿也是在言寡尤行寡悔。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多見闕殆慎行其餘。上用功只是念頭為得祿才如此用功耳。故夫子告之只一味如此用功。祿自在其中矣。何必干哉。若曰修其天爵而人爵自從之矣。何必修天爵以要人爵哉。子張之學是修天

爵以要人爵夫子之言是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子張之學是有所為而為夫子之言是無所為而為古今人功夫都是一樣只是主意念頭有所為無所為不同耳夫子此章與孟子天爵章總只是令人轉念不是令人易業。

春秋戰國時成周取士之制雖廢而遺風猶存或以言揚或以行舉間有行之者故子張學干祿孟子謂今人修天爵以要人爵還說得只消轉念不消易業自秦漢以後取士之途不一學者欲為聖賢先要易業更說不得轉念矣前半生精力既奪于諸子百家後半生精力又奪于功名富貴到老年縱有為聖為賢之心那裏有功夫去讀六經孔孟之書此真儒所以不多見而世道人心不三代若也且尤可異者漢詔舉非常之士于是人爭跡弛不羈以博非常之名卒之操莽溫懿接踵而出世道之禍可勝言哉至于王安石以新

經字說取士其壞人心術尤甚南宋韓侂胄  
當國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  
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宋之不競又何怪  
焉樹鵠于彼而責成于此此必無之理也逮  
我國朝以五經四書取士而設儒學以作  
養之諸士自幼所讀者理學之書所作者理  
學之文下以此應舉上以此取士主司若曰  
其言如此其人可知此必理學真儒無疑也  
雖中間言行不相顧徒以文售者未必盡無  
乃各人自家不知轉念有負于上之所舉耳  
非其舉業立法之不善也由孔孟而後寥寥  
千餘載至今日才好說只消轉念不消易業  
由此觀之士生今日豈非至幸至幸矣哉吾  
輩今日千講萬講只是要轉得此一念則平  
生所學者盡皆是物矣不必易業而後稱真  
儒也願共勉旃毋負千載一時

入太廟每事問此正聖心自然不容已處如見  
孺子而怵惕覩親骸而顙泚之類此正象山

所謂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也  
古之先王有此一念所以不得不制出許多  
祭禮如宗祝有司籩豆罇鬯一切儀文度數  
之類此皆從此一念不容已處流出故孔子  
入太廟不覺的每事問此一念即古先聖當  
日制禮最初之一念所以不得不把許多祭  
禮如宗祝有司籩豆罇鬯一切儀文度數之  
類每事去問此亦皆從此一念不容已處流  
出故曰是禮也見孺子而怵惕乃不忍之政  
之原覩親骸而顙泚乃葬親之禮之原入太  
廟每事問乃宗廟之禮之原先王得其原遂  
昌其流聖人覩其流遂觸其原此聖人每事  
問處正聖人窺禮之原處或人烏足以知之  
問管仲功業甚大夫子嘗亟稱之而又鄙其器  
小者何曰惟其功業大所以敢于奢僭惟其  
奢僭所以見得他器小若是器大將此功業  
不知容在何處豈肯奢僭至此  
管仲之功莫大于尊周攘夷管仲之罪莫大于

樹屏反玷何也桓公之于仲即湯之于尹不是過而樹屏反玷仲何忍也仲方尊周以明君臣之分攘以峻夏之坊而樹屏反玷仲又何悖也是仲能尊周天子而不能尊齊桓公能攘之僭而不能攘自己之僭仲

將何詞以謝桓公哉仲之得以善始善終者亦天幸耳且當時以桓公之威豈其不能禁仲之樹屏反玷而甘心任仲之僭也或者其偏信乎仲而不知其僭乎抑一匡九合有所

用乎仲而不得不為是隱忍之計乎抑仲自恃其大有功于桓而謂桓其奈我何乎不知使桓而偏信乎仲而不知其僭也是仲愚桓也使桓私計有所用乎仲而不得不為是隱忍也是桓愚仲也使仲自恃其功而謂桓無奈我何也是仲脅桓也愚之不可脅之可乎哉周公憑叔父之親居冢宰之位操制作之權自古人臣功烈權勢未有過此者而公也吐哺握髮赤舄几几曾不以功烈權勢自高

仲誠有功未必加于周公顧以周公之所不敢僭者而仲僭之何也如曰成大功者略小節不知樹屏反坫是居然以桓自命也此而為之小孰能為之大厥後季氏舞八佾三家歌雍徹是仲也為之作俑矣仲之功不能掩乎其罪仲之罪不能掩乎其功故曰功烈如彼其卑也功烈本高而自高之則卑仲固可罪也哉仲亦可惜也哉

淮陰羞列絳灌禍慘赤族管仲僭擬邦君老死牖下仲之不為淮陰者亦倖耳可見為人臣者寧可無功業之成不可無居功之量功業大小繫于所遇器量大小繫于所學有器量而無功業猶可言也有功業而無器量不可言也

問達生死曰所謂達生死者謂自己不以生死動其心也若不以人之生死動心如莊子妻死而歌友死而歌甚至母死不哀而曰達生死可乎或曰此寓言也曰以母死不哀為寓

言可乎

問朝聞道夕死可矣。曰：人能聞道則生也可，死也可，不能聞道則生也不可，死也不可。言死生則諸凡是非毀譽窮通得喪可知，死生特舉其重者言之耳。只是甚言道之不可不聞，且聞道之人能出離生死，固不待言。若專為出離生死聞道，執定在了生死一邊，說是佛氏之旨，非夫子之意矣。

朝聞道夕死可矣。乃吾儒光明正大之說也。若說未嘗生未嘗死而人謂之生，謂之死，則幻妄不經甚矣。

生死原無二理，故謂未知生焉，知死則可，謂未嘗生未嘗死則不可。

問德不孤，必有鄰。曰：象山不云乎？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



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故曰德不孤必有鄰雖然還多一聖字耳

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余則曰吾斯之未能疑夫道中天日也有何可疑學行而已疑之何為不知道雖中天日也而吾儕果能見道分明胸中朗朗如中天日乎學行而已而吾儕果能于人倫日用間一一行而著習而察乎胸中不能朗朗如中天日而曰有何可疑人倫日用間不能一一行而著習而察而曰疑之何為是何其敢于自信如此也易曰或之者疑之也故無咎可見疑雖非信而欲求信必自疑始故居之不疑夫子鄙其非士而自以為是孟子謂其為鄉原聖賢之為慮遠矣余故曰吾斯之未能疑嗚呼疑且未能矧信也乎哉因書此與同志者正之

孔子惓惓教人謹言慎行後世學者多以謹言慎行為偽放言肆行為真夫謹言慎行中誠有偽者懲其偽只當進而在謹慎之中求真

不當退而在放肆之中求真進而求真則為  
真君子退而求真則為真小人

涇野先生平日教人惟以甘貧改過為言或者  
疑其淺余曰先生之學蓋得之顏子者也簞  
瓢陋巷不改其樂非甘貧乎有不善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非改過乎故曰屢空又曰  
不貳過聖賢之學大抵如此以此而疑其淺  
也則佛老深矣

問回也不改其樂孔子樂在其中不知是樂道

否曰天地間惟有此道吾儒之學亦惟有此  
道故孔子曰志于道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其  
言道者不一而足至于曾子言大學之道子  
思言率性之道孟子七篇尤惓惓于道字可  
見自古聖賢學問全在此道故仲尼顏子之  
樂乃所以樂道非懸空去別有箇樂也孔孟  
而後禪學盛行將此一道字掃而去之只懸  
空以求此樂故其弊至于猖狂自恣而不可  
救後世溺于禪學者無論即號稱大儒挺然

以崇正闢邪為任者亦羣然謂孔顏自有樂處不是樂道一倡百和莫可究詰蓋其心雖專主于吾儒而其學則浸淫于佛氏而不自知矣故謂樂道有淺深安勉之分則可謂非以道為可樂而樂之則不可彼舍道而懸空以求此樂是異端之樂非吾儒之樂也千言萬語諱此道字千思萬想解此樂字此正見禪學入人之深而人亦不自知處孔孟而後此道不明蓋千有餘年矣吾儒異端闕繫學術不小故不可不辨

孔子曰君子憂道不憂貧惟其憂道則所樂在道可知惟其不憂貧則不改其樂樂在其中可知可見孔顏之樂全在此道字奈何後儒必欲諱言之也不知雖樂到渾然相忘無適不然處亦總只是箇樂道

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分明說破道之可樂如此後儒必欲謂顏子非以道為可樂而樂之何也既非以道為可樂又

將以何者為可樂乎禪學移人雖吾儒不能自解免如此

二程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即此便是得仲尼顏子樂處又何必更往別處尋或鳥飛魚躍時行物生斯道原在目前只是人丟過道字往別處尋所以孔顏樂處終不能到耳

冉有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還是不說若說則何論力且能說就是力既曰說矣而又

曰力不足何也冉求之病只是把這道理認在夫子身上不曾認得是自家的故曰非不說子之道夫以我說子之道是二之也力即是安所用之他日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不知求所聞斯行之者果說夫子之道而行之耶抑說自家之道而行之耶回知博我約我故欲罷不能既竭吾才是回說我之道非說子之道也力何患其不足既竭吾才吾字正與博我約我二我字相應吾輩為學勿

說我學聖人之道把道當做聖人的當知聖人不過先得我心之同然我自赤子以來此道完完全全聖非有餘我非不足只是我自家不知說我之道耳使我自家果能說我之道也即此便有餘力何患不到聖賢地位

問汝為君子儒君子儒何以解曰儒行篇解之詳矣或曰昔人謂儒行篇非夫子之言是否曰儒之道大矣夫子告哀公是泛說儒行道其實如此不是說自家如此多自夸大以搖

其君也自異端絀吾儒吾儒不惟不能絀異端且往往混于異端而自絀乃曰儒行非孔子之言不知何以知其非孔子之言也宋制新進士賜儒行中庸二篇此其意甚盛高閎及奏儒行詞說不純請止賜中庸閱受學龜山且不知儒且自絀儒如此况異端哉又何恠三教日月星之說也

堯舜其猶病諸與下論不同此是論其勢若曰心猶易盡而勢殊難周下論是論其心若曰

勢猶易周而心殊難盡。下論病字正是修己以敬敬處。

問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曰一向解者皆謂已立立人。已達達人。兩念並起不分先後。不知謂之曰兩曰並猶未得一體之旨。已欲立已欲達。此欲是人人有的。不獨仁者只是少立人達人之心。所以不及仁者耳。故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玩能近取譬

四字其意自見。又問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所求乎人者重而自任者輕。何也。曰躬自厚者謂以立人。達人自任薄責人者。謂不以立人。達人責人也。若自家不能以立人。達人自任只責備別人不能立人。達人便是所求乎人者重而自任者輕。可見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才謂之躬自厚。才謂之自任重。昔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而孟子以為其自

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既曰天下又曰自任此  
可以解立人達人之旨矣雖然伊尹猶待三  
聘而後自任而孔子則以匹夫自任不論事  
業而論理不論窮達而論心一腔四海一息  
萬年此孔子之所以為仁而孟子所以願學  
孔子也

惟欲已立而不立人甚且忌人之立惟欲已達  
而不達人甚且忌人之達如此存心不知可  
稱已立已達否可見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  
而達人才謂之已立已達故曰古之學者為  
已古之學者是如此為已不然則楊氏為我  
矣

述而不作不是聖人謙詞後世天下不治道理  
不明正坐一作字不遵守祖宗法度只作聰  
明以自用天下安得治不表章聖賢經傳只  
好異論以自高道理安得明述而不作聖人  
之為慮遠矣

默而識之一句最要緊果然默識得這箇道理

原自無止息安得不學學之安得厭原自無  
人我安得不誨誨之安得倦子在川上曰逝  
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學而不厭之解也二  
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  
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此誨人不倦之解也或  
又問默者何曰此章默字從次章講字來原  
不是懸空頓悟余嘗有一絕句未云講到無  
言處方知道在心不是一味不言坐待默識  
也講到無言處真是多說一句不得故曰默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何消多說

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閑識得  
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既識得東風面則  
萬紫千紅總是春安往非學安往得厭安往  
非誨安往得倦

何有于我哉正是聖人默識處正是聖人不厭  
不倦處若自以為有便非聖人望道未見之  
心便是厭便是倦便不是真識

問默識所識何物曰夫子嘗自解之矣曰若聖



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可謂云爾已矣。可見默識是識仁。識聖聖是究竟處。仁是發端處。究竟處無所增發。端處無所減。仁如桃仁杏仁。雖止一粒。而枝葉花實無窮。生意已具。聖如成林之後。枝葉花實已扶踈而爛熳矣。其實只是一箇道理。故曰學者先須識仁。

或問吾輩只修德足矣。又何必講學。余笑而未答。頃之間。余如何修德。余曰。公只修德足矣。又何必問如何修德。或者笑而大悟。

徙義改過是修德。實在功夫。講學者正講其如何是義。如何是過。如何去徙。如何去改耳。總是一件事。非判然四段功夫。

問講學盛于宋。或云議論多而成功少。又云理學敝宋。何也。曰。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效少。此元人進宋史表中語。蓋指當時廟堂之上言也。如新法和議之類。滿朝爭之而竟不報。真所謂論建多而成效少者。而忌者

乃借口歸咎于理學諸儒不知當時諸儒多  
屏逐山野或棄置散地師友之間不過私相  
講論以明道覺人耳何關於廟謨國是而責  
其成效少哉且宋之不兢正係于京惇侂冑  
輩禁學之故即有忠言無從取效而反歸咎  
于學何也是宋以禁理學敝非以理學敝也  
論者試取宋史一細讀之則諸儒之冤可不  
待辨而自白矣

問宋儒有不適于用之譏是否曰不然天下之  
人不一有有才而講學者亦有無才而講學  
者有有才而非學者亦有無才而非學者彼  
見講學而無才者之不適于用非學而有才  
者或亦倖成其功遂謂講學之無益不知講  
學而不適于用乃無才之過非講學之過也  
非學而倖成其功乃有才之效非非學之效  
也不咎其所以不適于用而歸咎于學不察  
其所以成功而歸功于非學此宋儒所以有  
不適用之譏也雖然元祐之禁偽學之禁即

有才安所用之是宋儒之不適于用又時為之也于諸儒乎何尤

有才而講學益足見其所長無才而講學亦足補其所短不然有才而非學則為恃才無才而非學則為棄物矣

昔三原王康僖公講學其父端毅公督之朝邑韓苑洛講學其父蓮峰老人督之康僖公之門人為馬谿田苑洛之門人為楊斛山當其時家庭之間藹若洙泗師弟之際不愧伊洛此吾鄉前輩所以為盛今父師之教子弟之學自舉業外無復有此風味矣識者不能不為之三嘆

親妻子奴僕之日多接賢人君子之日少學問終無進益此古人所以講學會及常若不及聚坐一番收斂一番講論一番明白一番

問子路行三軍恐顏子未必能此去八子何以與之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正是行三軍之上策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戰則戰可

以守則守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兵法之妙莫  
過于此可見行三軍特用舍行藏之緒餘耳  
顏子豈迂闊而無用也

凡天下事果于道理見得明白自家就該做去  
不該徇人故孔子論貧富不論別人所好何  
如但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論禮樂不論別  
人所用何如但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二吾  
字正是聖人不肯徇人處不然空慨嘆一場  
徒說別人不是自家依舊落了世俗蹊徑

問子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  
之將至云爾不知在何處憤何處樂曰學也  
者所以學為人也故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  
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憤在此樂亦  
在此此聖人所以不可及後世學者不知此  
將一生精力或在詩文上發憤或在功名上  
發憤或在富貴上發憤不肯在做人上發憤  
所以不及聖人

問我欲仁斯仁至矣如何是欲如何是至曰無

論如何是欲如何是至當論如何是仁程子  
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欲以天地萬  
物為一體則其心公公則謂之欲仁不欲以  
天地萬物為一體則其心私私則不謂之欲  
仁故曰學者先須識仁

仁人心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此真心也  
古聖賢千言萬語吾輩千講萬講總只是要  
涵養此一念擴充此一念更無多術聖學真  
傳原在于此彼摩頂放踵從井救人者乃有

此心而不能善用其心之過正所謂好仁不  
好學其弊也愚者若懲其愚不病其不好學  
而反病仁之不當好則其愚抑又甚矣故學  
者必涵養擴充此一念到滿腔皆惻隱之心  
處然後信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之說

有若無實若虛非顏子明知其有而故為無明  
知其實而故為虛也蓋天下道理原は無窮  
盡的豈可以自足自滿故曰有若無實若虛  
此正是顏子實見道理處不可與老氏良賈

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之說並論蓋老氏  
明白又說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  
必以身後之這二欲是甚麼心腸此其用意  
甚深反落霸術畦徑蓋用此以欺世愚人令  
人不可測識非真見道理當如此也老氏巧  
顏子誠老氏有意顏子無心此吾儒異端之  
辨

問犯而不校曰方將與物同休戚何暇共人爭  
是非

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民可使由不可  
使知非聖人不使之知也聖人看破這道理  
不能強人人而使之知是以因性牖民道德  
齊禮立規矩樹準繩昭然示人以可由之則  
使之家遵而戶守然而使民知之之意已在  
于由之之中特不強人人以必知耳中間有  
能知者不外規矩準繩直透精微奧妙固聖  
人所深願有不能知者有此規矩準繩亦不  
至放縱決裂亦聖人所深喜民可使由不可

使知聖人誠不能強人人而使之知也。老氏不達，乃倡為愚民之說。故其言曰：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知多。卒使始皇焚書，以愚黔首。則老氏一言誤之耳。學術一差，關係豈小。

三年學，不至于穀，不易得也。只為志穀一念，不知忙壞古今多少人。且無論聖學無所為而為，只說穀之得與不得，豈係于志人第不思耳。

問御乃藝之卑者。夫子何以執御？曰：古人每出必輿，必以子弟御，非以自逸，所以防輕動妄動耳。且子為父，御弟為師，御亦寓教。孝教敬意，在內。故曰樊遲御，又曰冉有僕，堯舜孝弟，只在徐行後長，可見御之義甚大。此御所以為六藝之一，而夫子所以願執御也。

六藝中惟御久廢，可見夫子執御之說為慮甚遠。

多能是游藝功夫，博文是志道功夫，不可混看。

多能是藝如射御釣弋之類故曰吾不試故藝  
博文是講明道理約禮是體驗身心此聖門  
精一之學原自與多能不同博文不是在藝  
上博雖俯仰宇宙上下古今止可謂之博文  
不可謂之多能博文與多能蓋道與藝之別  
也

多能無論其粗者即如詩文一事雖亦是古今  
不朽之事不可少的但聖人之所以為聖與  
學者之所以學聖人功夫所重不在此故聖  
人不禁人題詩作文寫字亦不教人題詩作  
文寫字天資高有餘力不妨正務學之無傷  
不然不學亦無傷彼不能詩文而遂謂詩文  
為不當學固不是即能詩文而遂謂惟詩文  
為當學亦不是

漢人之文晉人之字唐人之詩自是宇宙奇觀  
自是令人欣賞學者但以此為游藝之助則  
可若以此為正學之妨則不可

問空空鄙夫何足與言而夫子必竭兩端曰此



正見聖人誨人不倦之心

自己稍有所知不待人問而汲汲于自見是其病在淺露自己無所不知而人或有所問却含糊不肯盡言是其病在深晦洪鍾有聲特不可不叩而自鳴耳豈可叩之而復不鳴哉此其爲人心術不問可知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自己不自有其知而告人務必盡其知此聖人所以不可及

問自己無所不知而人問不肯盡言是何主意  
曰只是恐其人知忌人並已意思鴛鴦繡出  
憑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壞人心術莫此爲  
甚

問空空如也當作聖人看否曰不可鄙夫惟空  
空才能領受聖教不然聖言未畢必有齟齬  
不相投處聖人必不能盡言又安得竭兩端  
哉夫子說鄙夫空空正見得他受教有地程  
明道謂空中受道意本于此若說夫子空空

顏子屢空是學別有所宗特援聖言以為證耳

叩字竭字正見聖人無知處人未問我我安得無故起念是未問之前我本無知由人之問才發動起我之知故曰叩既發動起我之知是以不得不竭兩端彼所問者如此我所答者不得不如此多說一句不得少說一句不得故曰竭竭者竭盡無餘之意也既竭矣聖人之心尚復有知乎是既答之後依舊無知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問知不知上曰知而不自有其知誠上也但老氏之意明知其知而欲以上人先人故故為不知以下之後之故曰知雄守雌知白守黑又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是知而故為不知以愚人者也安得為上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知而不自有其知而又與天下人共進于知此吾儒之所謂上非異端之所謂

上也

問博約之訓。孔門羣弟子共聞之。獨顏子悟得。博我約我。何也。曰。此一悟全從仰鑽瞻忽中來。羣弟子所以日聞聖教而不悟者。正是少此功夫耳。

人皆有為聖人之才。只是不肯竭竭之便。幾于聖人。故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

顏子得力處。在一竭字。世儒受病處。在一罷字。偶有所悟。輒去放開。此所以流弊無窮。

自以為悟。遂去罷手。還不是悟。若是真悟。自然欲罷不能。

聖人心同天地。聖人學問。直是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學問不是自家私自做的。故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只玩可與未可與五字。便見聖人公已公人處。曾子亦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此亦夫子未可與之意。學者且無論有可與不可與之人。當先論有與人不與人。

之心若無此與人公共之心縱自家十分用功終是自私自利之人其于聖學不啻千里問權曰道譬之秤然權是秤錘衡是秤梗經是秤星應感之來即所稱之物經是一定不移的權是移來移去的權雖移來移去始終在星之內非移在星之外也權雖通變不離乎經事事有權時時有權非專為經處常權處變也程子謂權只是經可謂獨見若外經言權則權謀權變矣

可與立未可與權不可說壞立字權是立之熟處孔子不踰矩是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權魯男子以已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是他立處然能以已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又是他權處即此是立即此是權故夫子與之不獨魯男子昔沈晦問尹彥明今有南子可見乎尹曰不可曰子學孔子者如何不見曰若某學未到磨不磷涅不緇處故不見人謂此尹子立處余謂此尹子權處故必權如魯男子

如尹彥明才謂之真可與權

問鄉黨篇大意曰當恂恂則恂恂當便便則便便當閭閻則閭閻當侃侃則侃侃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聖人何以異于人哉人自異于聖人耳

問孔子蔬食飲水樂在其中至鄉黨一篇凡飲食衣服又要齊整何也曰鄉黨篇是說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即一飲食一衣服人所易忽略處聖人亦不肯苟不是要齊整受用

不然紺緞何以不飾紅紫何以不為褻服羔裘元冠何以不弔食必求精何以不厭精膾必求細何以不厭細惟知肉食何以不使勝食氣哉為此言者是惡惡衣惡食之人而借孔子以自解者也何足置辨

許平仲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傍有梨衆爭取啖平仲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或者嘆服必如此方謂之善

學孔子

不撤薑食不為通神明去穢惡與不得其醬不食俱無所取意只是門弟子心悅誠服聖人把聖人平日所嗜的所常用的都要記下以識不忘耳與曾皙嗜羊棗曾子不忍食羊棗之意同即此足見聖門肫肫其仁景象

問傷人乎不問馬曰此聖心自然不容已處蓋聞廐焚倉卒之際正真心發見之時只一問人不問馬則聖人一生老安少懷多少大的

志願皆從此一念中來故孟子驗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驗之乍見孺子入井之一念其意正本于此戰國時廐有肥馬野有餓莩天下日趨于危亂只是為人上者少此一念耳這道理儘大不可看小了

問論語中有重出者有重出而逸其半者何曰非是重出蓋聖人丁寧意也春秋傳所謂書之重詞之複必有大美存焉爾

時哉時哉鄉黨一篇聖人的行事也只是箇時

哉時哉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







